

剑气江湖，儿女情长。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下

思 召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下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目录

- 
- 第九章 营救（二）……………267
第十章 断情……………270
第十一章 赐婚……………287
第十二章 醉梦……………295
第十三章 幽王……………313
第十四章 男侍……………328
第十五章 舒妃……………337
第十六章 叛将……………357
第十七章 君臣……………395
第十八章 刺杀……………404
第十九章 真相……………430
第二十章 疯癫……………438
第二十一章 阴谋……………455
第二十二章 了断……………476
第二十三章 自责……………495
第二十四章 离开……………508
第二十五章 情归……………521

第九章 营救（二）

眼见霍明直直往他们而来，双眼死死地盯着身侧那玄衣之人，若盈只觉自己的心一点一点沉了下去，甚至一片一片被撕裂开来……

“不可能，白公子你……”白甫怎会是临王，明叔一定弄错了……

“少主，为何还不动手！难道你忘记了袁将军，忘记了你的父帅是怎么死的！”若盈捂着双耳，霍明的话仍旧一字不漏地窜入耳中，她茫然地看向皇甫凌……

父帅、斐然哥哥、若儿……还有，袁家军数万的将士们……

粉唇微张，明眸掠过一丝哀伤。右手握紧了手中的“思召”，看着眼前熟悉的面容，以及一直以来令她安心的檀香，压低了声线，掩去了喉中的哽咽，冷声道：“……临王，你害死我父帅袁穹，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一把扯下缀着“沉水”的红线，不理睬它在颈上划伤的红痕，用力将它丢到皇甫凌的怀中。

皇甫凌定定地盯着那块墨石，“沉水”的表面似是还带着若盈的体温，手心里一阵暖意……

若盈眼眶微红，手臂一抬，“思召”狠狠地刺入皇甫凌的胸口，殷红的鲜血霎时染满了玄色的盔甲，亦烫伤了她的双眸。

他不闪不避，漠然地低头瞥了伤口一眼，寒眸紧紧看着若盈，瞳孔中只有她哀戚的神色，和眼角隐隐的泪意。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开口？”看着他的薄唇边上缓缓落下的鲜血，若盈颤声问道。

修长的指尖轻轻覆上若盈的心口，墨眸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淡淡道：“……这样我们就扯平了，唔……”

大掌覆上她的小手，骤然将“思召”从他胸口抽了出来，鲜红瞬间刺疼了若盈的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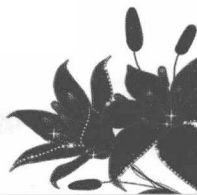
“白公子，你！”

伸手托住他往后倒下的身躯，若盈的眼底闪过慌乱和担忧。

“皇甫凌……我的名字是皇甫凌……”

无力地靠向她瘦削的肩上，他在若盈耳边轻声说道：“若儿，如果我说，那不是朕做的，你相信么……”

若盈一怔，明眸里满是愤恨和矛盾。





“……你以为事到如今，我还会相信你么……”

轻轻的叹息响起，温热的气息近在咫尺。

“我就知道……若儿，小心霍明……”

“你……不愧是临王，果真卑鄙，这样的时候还不忘挑拨离间！”手上一推，任由皇甫凌跌落在地上。

见他身上的鲜血混着泥土，狼狈异常，她神色有些不忍。脚步一顿，内心挣扎着是否要将他扶起……

凌空之声传来，若盈迅速跃开。待抬眸一看，一抹青影已然扶起伤重的临王，退后数丈。

青衣人单手一抬，杀气暴涨，冷冷地看向若盈。

“少主！”“袁将军！”

霍明和程堇退回到若盈的身侧，全身紧绷，蓄势待发！

数道人影翩然落下，分别立于青影四周，护着玄衣之人，虎视眈眈地瞥向他们。

皇甫凌突然低语了一句，青衣人眸色一沉，似是不愿，眼见他唇色渐渐发白，不得不放下举起的手，单臂扶着皇甫凌迅速跃上骏马，扬长而去！

“追！”程堇提剑就要上前，若盈伸手拦住他。

“不可！如今临王重伤，临军必然急于撤退。逼得太紧，难免他们会回来拼个你死我活！”

程堇沉吟了一下，冷然地望向她。

“袁将军与他相识？”

虽是问句，却是肯定的语气。

若盈垂下眸，“思召”上的鲜红时刻提前着她。那个在河边捉弄她的人，那个在神山为她挡下狼王袭击的人，那个全心全意相信她而让她解毒的人，已经被她亲手抹杀掉了……

长长的睫毛微颤，明眸渐转黯淡，两行清泪无声地落下……

手上仿佛还残留着他的余温，唇上仿佛还记着他的触感，鼻息间犹记得他淡淡的檀香……

临王，让她一夜之间失去了至亲，失去了所有的族人，失去了所有的依靠，甚至于，失去了女子的身份。如今，连她的心也遗落了……

最终，临王夺走了她的一切，她什么都没有了……

若盈慢慢阖上明眸，掩下了眼底的茫然、无助与绝望。手指习惯性地探向颈下，摸了个空，才记得那黑石已经物归原主了……

轻声叹了口气，她脚下踉跄了一下。殷红的血滴落在地上，剧痛蔓延至全身，若盈不禁苦笑。



方才青衣人那一鞭，她还是没能及时避开……

“袁斐然。”

陷入黑暗前，若盈似乎听见了欧阳宇焦急的呼唤。她自嘲地一笑，不过数日，这又怎么可能呢……

临国顺天十一年六月，临王皇甫凌再次借道永国由嘉县进攻幽国，初战与幽军主帅袁斐然对战，被其用名剑“思召”所伤，性命垂危。临军急退百里，临王立即被快马送回临国皇城应天，生死未卜……

幽国景元十三年六月，幽国主帅袁斐然伤重，豫王爷将其送往一处山庄休养，一月后仍未现身。

众说纷纭，怀疑豫王爷软禁袁斐然，欲夺得幽军军权；也有质疑袁斐然已经伤重不至，恐军心动荡，欺上瞒下；更有甚者，传言豫王爷有断袖之癖，袁斐然相貌俊美，豫王爷借养伤之际，把袁斐然纳入府中……

临军被击退，幽王刘展大喜，赏赐禁军统领程董美女佳酿，黄金千两。至于幽军主帅袁斐然，更是皇恩浩荡，幽王下旨将唯一未曾出嫁的胞妹刘馨赐婚于他！刘馨年近十四，传闻温柔娴熟，倾国倾城，与现今十五的袁斐然可谓是天作之合，袁斐然顿时声名大振！





第十章 断情

景元十三年七月，幽国豫王爷别庄，红叶山庄。

山庄正如其名，院内种满了槭树，也就是俗称的枫树。曾有人为红叶山庄的槭树林写下一诗，“槭槭深红雨复然，染得千秋林一色。”槭树在幽国极难栽种，前豫王爷将这满是红枫的山庄赐予邵殷埠，世人皆道其对这分离数十年而后重逢的儿子甚为重视。

可惜邵殷埠听罢，不过冷哼一声，心下腹诽这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所作所为！

此时，一棵枝叶茂盛的槭树下，置了一张宽大的软榻。

银发之人侧卧，看着臂弯中露出半张苍白的小脸，粉唇没了往日的红润，了无血色。雪白的指尖沿着她瘦得尖尖的下巴滑落，只觉以前柔软温暖的身子，如今却硌得他生疼。

“主人，”孙利缓步走近，凤目微抬，伸手接过他手中散发着香气的甜粥。

“……今日天气很好，我们就在外面用餐吧。”

明知怀里的人不会回答他，欧阳宇还是低声对她说道。

扶起又比昨日轻了几分的身子，他叹了口气，慢慢将如水般的米粥灌进那苍白的唇中。

抬手拭去她唇边的残粥，欧阳宇轻柔地把她枕在臂上，环住她的双肩。

紧闭的眼眸由始至终都没有睁开，长而密的睫毛投下淡淡的青影，欧阳宇轻抚她的眼帘，叹道：“一个月了，你还是不愿意清醒过来么？”

“……主人，这是方才边境来的传信。”孙利瞥了眼沉睡的秀丽面容，将一张纸条递给他。

琥珀色的美眸全神贯注地盯着她，也不伸手接，淡淡道：“军营中有霍明将军，还有严容和张信在，他们自己处理便可，无需再把军务传来让我过目了。”

“小人已经再三提醒过了，可是……”孙利有些为难地拽着纸条，递也不是，收也不是，甚为尴尬。

欧阳宇亦不难为他，头也不抬，淡然问道：“这次又是什么事？”

“皇上赐婚，他们虽以公子伤重为由，上书请求其把婚事延期一月。而今一月将至，公子情况未明，他们甚为着急。”

双眉一蹙，他应得不以为然。

“那就让他们再上书一次，袁斐然的伤太重，如今仍然没法完婚。”

“主人，”孙利无奈地苦笑道，“君无戏言，婚事一拖再拖，皇家脸面何在。



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公子的情况也……”

欧阳宇俯下身，细碎的银光铺洒在怀里之人的身上，掩在发下的俊颜掠过一丝哀伤。

“她宁愿长睡不起，也不愿再继续面对了……孙利，早知如此，我是不是应该……”

孙利双眸一闪，摇了摇头。

“主人，‘不要试图去扭转命运’，这不是你常说的么？”

他冷笑道：“这是师傅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要全力辅助一个叫袁斐然的人，却不要轻易插手这人的命运……”

掌心轻轻抚摸着她如墨的秀发，眼神一黯。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他们两败俱伤，一人宁愿让‘思召’插入心口，一人宁愿永远不再醒过来……”

“主人……”孙利轻轻唤道，不忍见到他的自责。

一月下来，一头银发失去了光泽，逐渐灰白。耗费着他为数不多的精力，忍下病痛，一心守在公子的榻前。但是，整整一个月了，公子犹如睡着了一样，再未睁开那双明亮的双眸……

一道紫蓝的身影大步走来，孙利微一躬身，略带恭谨地唤了一句。

“见过豫王爷。”

他微微颌首，看向榻上的两人，皱起了剑眉。

“她还没醒过来吗？”

欧阳宇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不发一言。

“皇上已经等不及了，外面的传闻也越来越乱，这样下去会对她不利的。”

邵殷埠忧心忡忡，瞥向榻上越发瘦弱的女子。

“皇上不愿再宽限几日？”孙利不由开口问道。

“拖得够久了，外面流言不断。有道是袁斐然已经伤重不至，有说皇上不过空口承诺，命本王幽禁袁斐然来拒婚。甚至有人认为本王看上了他，把袁斐然囚禁，当作禁变……”

思及此，邵殷埠不禁咬牙切齿！

“有临王的消息么？”欧阳宇沉吟了一会，凤眸瞥了孙利一眼。

“临国封锁了应天的一切消息，尤其是关于临王的伤势，小人无从打探！”

“哦？”粉白的唇一扬，轻声说道，“或许临王已经死了，担心有人乘虚而入，封锁了所有的消息……”

一手抓住若盈的腕部，明显感觉到平缓的脉象有一瞬间的惊跳，眸底流露出复杂的神色。

“皇甫凌死了，你便报了杀父之仇，对得住你大哥和死去的族人了，不是





吗？”

秀眉微不可见地蹙起，欧阳宇贴近她的耳边，继续说道：“皇上的御旨已下，你不再醒来，不怕他撤了你的职，难道就不担心会连累到霍将军、严容、张信，还有数万名百姓组成的幽军？或许，幽王一气之下，会杀了他们……”

掌心的脉搏渐渐加快起来，他淡淡一笑。怎么没想到，她不在乎自己，却极为重视身边的人？

“……还有我欧阳宇，你的邵大哥，孙利……”

只见榻上之人呼吸急促起来，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面色愈加苍白。

“豫王爷。”一人急急冲了进来，见到院中的几人，霎时欲言又止。

邵殷埠不悦地撇了撇嘴：“什么事大惊少怪的？”

“临王……临王驾崩了！”那人紧张地吞了吞口水，匆忙说道。

“什么！”邵殷埠猛地回头，狠狠地盯着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说清楚！”

传信之人鲜少见到向来温和的豫王爷这般凶神恶煞的神色，吓得缩了缩脖子，怯怯地应道：“小人方、方才得到的消息，临王的皇家祠庙的丧钟响了九声，很多人都听到了，错不了的……”

“死了？”邵殷埠喃喃说道，仍旧一脸难以置信。那个傲视天下、俾倪众生之人，就这样离世了，不可能……

欧阳宇眼见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渐渐消失，阵阵凉意传来，不由淡声吩咐道：“孙利，起风了，抱她回屋里去吧。”

孙利应了一声，打横将若盈抱起，走入房间内。

邵殷埠见欧阳宇的神情从头到尾没有一丝变化，诧异地问道：“临王死了，欧阳公子难道一点都不感到惊讶，还是说早知临王会如此么？”

“豫王爷为何这么想？”欧阳宇坐起身，淡淡问道。

“欧阳公子精妙的卦术享誉数国，这是不争的事实。”邵殷埠紧紧地盯着他，欧阳宇云淡风轻的笑容让他浑身不自在。

“豫王爷，欧阳只说一次。”他唇角一弯，慢条斯理地答道，“欧阳只懂得粗浅的卦术，除了卜卦平日的吉凶，根本毫无精妙可言……”

邵殷埠一愣，转而问道：“欧阳公子这样说是何意？”

他的神情显然不相信，觉得欧阳宇这不过是推托之词，不愿为其卜算罢了……

欧阳宇淡淡地瞥了他一眼：“欧阳没必要欺瞒王爷，王爷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怨欧阳不能从命了。”

“欧阳公子，若临王在此时驾崩，当今形势必然混乱起来。难道你就这样看着世人再次陷入战乱之中，而不愿伸出援手？”邵殷埠眯起眼，脸色不豫

“世人受难又与欧阳何干？”推着木椅往房间滑去，欧阳宇应得漫不经心，“欧阳连自己都救不了，如何拯救世人？”



一番反问的话，让邵殷埠哑口无言。

“王爷，王总管求见。”一名侍卫匆匆走入院中，恭敬地禀报。

“管他王总管还是李总管，不见！”邵殷埠正在火头上，立马开口断然拒绝道。

“王、王爷，”那侍卫惊恐地退了一步，近卫长大步走来。

“王爷，皇上派了大内总管来探望袁主帅，正在偏厅候着。”

大内总管王福？

邵殷埠不悦地撇了撇嘴：“知道了，本王稍后就到，先遣人伺候着。”

“欧阳公子，看来皇上等不及了。”

欧阳宇微微颌首：“他定是认为，袁公子自称伤重，不过是想变相抗旨，拖延赐婚之事。”

“竟然叫了那老狐狸来，真是头痛！”邵殷埠叹了口气，抬手抚额，“欧阳公子不如一同去见见？”

“不必了，过会袁公子该喝汤药了。”欧阳宇手上动作不停，木椅发出“吱呀”地滚动声，尖锐而刺耳。

望了望不远处的房间，邵殷埠墨色渐沉。

“欧阳公子，你说若盈她会醒过来吗？”

那个向来坚强而意气风发的女子，如今死气沉沉地躺在榻上，一双明眸紧闭，身子一天天瘦弱下去。只因临王一人，便让她如此心灰意冷了么？

“……她会的，”略微灰白的银发在暖风中飞扬，淡漠的声音响起，似是回答着邵殷埠，又似是安慰着自己……

“王总管远道而来，不如先休息几日，再作打算？”望着下首的一人，邵殷埠客气地笑道。

“小人惶恐，受皇上之托，特来探望袁主帅，不敢有丝毫耽搁，有负圣恩！”王福恭谨地应道，豆大的双眼闪过一丝亮光，转眼即逝。

老狐狸！

邵殷埠心底恨得咬咬牙，依旧扯了个笑意。

“袁将军的伤尚未好，不方便见客。王总管还是稍作休息，过几日等将军的伤势有所好转，再拜会可好？”

王福微一沉吟，虽有些不情愿，但碍于邵殷埠豫王爷的头衔。吞了口唾沫，缓缓躬身答道：“……那小人就打扰王爷数日了。”

“王总管不必客气……来人，送王总管到西厢，好生伺候，可别让总管在红叶山庄寻不着路，让人笑话了！”

邵殷埠皮笑肉不笑地应了句，长袖一甩，快步离去。





什么寻不着路！这分明就是警告他，不要在红叶山庄随便乱闯，好好在西厢呆着！王福双眼一眯，却敢怒不敢言。

“派人盯着他们，一举一动都要向本王报告。”

出了偏厅，邵殷埠低声对近卫长吩咐道：“王爷，禁锢王总管，甚为不妥。若皇上和老爷得知，会怪罪王爷的。”近卫长微带担忧地提醒道。

“哼！怪罪什么！本王不过为了王总管的安全着想，派多些侍卫在西厢保护王总管，何罪之有！”

近卫长闻言窒了窒，只好听命行事。

“王爷是担心王总管会对袁将军不利？”

邵殷埠冷哼一声：“谅他也不敢这样做，临王驾崩之事真假未明，如今只有袁斐然能和临王对抗，皇上又怎会在此刻除去他？”

眼珠一转，心想还是妥当为上，便说道：“派多些人守在西厢，本王要那里连只老鼠都逃不出来！”

“是，王爷。”

“大红的锦布？”将碗中的汤药一勺一勺地喂进若盈的口中，欧阳宇掏出手帕，轻轻擦拭着她唇角滴落的药汁。

单是放了诸多药材的粥水远远不够，他只好为若盈配了简单的汤药，固本补血，免得她的身子渐渐衰弱下去。

“是的，在王福带来的东西里，最多的便是这大红的锦布。”邵殷埠强制扣下随王福而来的好几辆马车，仔细地翻查。明里是怕有人趁机混入，对王府不利，暗地里却是怀疑王福的意图，把车上的物什翻了个遍，直把王福气得跳脚。

“红衣么？”欧阳宇冷冷笑道，“可惜却是新郎的衣衫，而不是她的嫁衣。”

邵殷埠上前几步看着榻上之人，柔声说道：“她总不能这样下去，终有一日，她便可以穿上那鲜红的嫁衣。”

欧阳宇的风目一黯，他，还能看到那一天么……

半阖着疲惫的美眸，欧阳宇粉白的唇边扬起一抹苦涩的笑容。忽然，阵阵疼痛从脚底缓缓蔓延至全身，骨间的阴冷和剧痛让他不由咬紧了唇，将嘴角的呻吟生生吞了回去。

又提前了数日发作，那毒怕是已经开始扩散了……

邵殷埠明显发现他的异样，急急说道：“我去找御医过来，欧阳公子坚持一下。”

“没用的……”吁了口气，欧阳宇虚弱地说道，“劳烦王爷唤孙利过来。”

“好！”邵殷埠匆匆应了一声，急忙往外跑去。

欧阳宇抵着木椅的靠背，琥珀色的双眸瞥向榻上之人，握上了若盈微凉的手



心，喃喃自语。

“不知……我这般残破的身子，还能陪你多久……”

“谁！”月黑风高，树影斑驳，忽见一黑影从窗边闪过，欧阳宇不由打醒精神，暴喝一声。

夜风中，树枝“沙沙”的微响传来。不知何时，四周静谧得没有一丝虫鸣，诡异的气氛中，淡淡的肃杀之气慢慢充斥而来。

银光一闪，刹那间缠住了突如其来的剑身。那人毫不慌张，急退一步，后面又一人提剑刺来，欧阳宇虽迅速一偏，依旧划伤了手臂。殷红的鲜血染满了月白色的衣衫，凤眸里凌厉之色一闪而过，银色飞舞，绕上了两人的脖颈，瞬间毙命！

三五道寒光随后迎面而来，他一边压制着身上的“金蝉”之毒，一边还要护着沉睡中的若盈，心有余而力不足。眨眼间，月白的长衫道道血痕，触目惊心！

来人亦发现榻上之人的异常之处，招招攻向若盈，让欧阳宇愈发吃力起来。

“起来，袁斐然！你到底想逃避到什么时候！”他焦急地喝道，“难道你想看着我就这样死在此处！袁斐然。”

说话之际，挡下了迎向若盈身上的好几剑。然，黑暗中一把冷剑已然对准了他的后背……

“主人！后面！”匆忙前来的孙利远远瞧见这一幕，震惊得心几乎要跳了出来，大声喊道。

欧阳宇侧过头，凤眸微眯，手指翻飞，犹如灵蛇般的银线就要缠上那剑！

身子却突然一僵，剧痛让他的手指微颤，银线一顿，竟失了准头，错过了那迎面而来的剑身……

“叮。”的一声，忽然一道寒光挡下了刺向欧阳宇后背的长剑。

众人皆是一惊，欧阳宇诧异地看向那榻上之人。一双明眸满是茫然与淡漠，瘦削的手臂握着“思召”，缓缓站起。

刺客只觉空气霎时变得压抑起来，那看似瘦弱之人，淡淡地一瞥，却让身经百战的他们心底不由一颤。

沉睡多时，若盈全身虚脱，脚下踉跄了一下，刺客立刻趁此围攻过来！

孙利见状，提剑快步上前就要加入战局。突然一顿，惊讶地瞥见那瘦削的身影宛若鬼魅般，眨眼间便把数名刺客毙于“思召”之下！

然后，若盈的视线紧紧盯着“思召”，仿佛完全看不见脚边满地的尸身与血迹。

鲜血顺着银剑慢慢滴落，染红了若盈那双来不及穿上鞋袜的赤足。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神情恍惚，明亮的双眸也失了往日的光彩。

“……公、公子，”孙利轻唤了一声，担忧地看着她。

欧阳宇深深地看着若盈，看到她仿若木偶般的神色，不禁蹙起眉。





“袁公子？袁斐然？”

她仿佛听而不闻，仍旧呆呆地低着头，一言不发。

“……袁若盈。”

闻言，她微微抬起头，双眸失了焦距，淡淡地看了欧阳宇一眼，神情木然。

欧阳宇见此大惊失色，不顾身上的伤势，用力扯下若盈，一手抓住她的手腕把起脉来。

谁知她反射性地甩开欧阳宇的钳制，灵巧地避了开去，“思召”更是被她挡在身前，戒备地望着他，看似是陌生人一样。

孙利不解地伸向她说道：“公子，你怎么了？”

“不要碰她！”欧阳宇突然出声制止，却还是慢了一步。

银光乍现，雷霆之势刺向孙利。孙利慌忙避过，剑身在他腹部割开一条深痕，若他动作再慢一分，他而今早会被拦腰截断了。思及此，孙利背脊一阵寒意袭来。

“若盈！”邵殷埠听到下属的禀报，立马赶了过来。一入门便见若盈醒来，立在床前，不由一喜。然，见欧阳宇突然从袖中洒下一把粉末，白雾一散，若盈身形一晃，倒在欧阳宇的怀里。

“你这是做什么！”邵殷埠急步走来，喝道。

“她似乎尚未清醒，只要有人靠近就会自发攻击。”欧阳宇揽着她，朝孙利下巴一抬。

邵殷埠这才见到孙利腹上的剑痕，脸色不豫。

“……她忘记我们了吗？”

“不，刺客的杀气让她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本能地挥剑还击罢了。”欧阳宇俯身看着她，粉白的唇一抿。

邵殷埠从他怀里接过若盈，轻柔地置于榻上。而后冷眼扫向地上的尸首，厉声说道：“近卫长，红叶山庄的护卫不是你负责的么，怎会让刺客闯了进来！”

“王爷，府中未见有人从外部闯入的痕迹。”近卫长单腿跪下，恭敬地答道。

邵殷埠眉头一挑，“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刺客是在府内的人了？”

“是，”近卫长垂下头，“府中的守备由属下负责，无论是外人闯入或是内应所为，属下难逃其责！”

“确实如此，待会自己去领四十鞭吧！”

近卫长飞快地抬头，复又低下。四十鞭算是小惩，看来王爷对他手下留情了。

“多谢王爷饶命！”

“查出府内少了什么人吗？”邵殷埠扯下刺客脸上的灰布，仔细瞧了瞧陌生的面容，冷声问道。

“回王爷，西厢王总管的随从少了几人，王总管正四处找寻他们。”近卫长恭



谨地说道。

“西厢？”邵殷埠不悦地眯起眼，“将他带过来，本王要亲自问问。”

近卫长皱起眉：“王爷，王总管始终是大内总管，私自审问并不合适，尤其尚未寻到证据……”

“本王自有分寸！”沉声打断近卫长的话，邵殷埠唇角扬起一抹冷笑，“那只老狐狸把人引了进来，无论他是否参与，都难逃关系！”

“豫王爷，此事不急，待袁公子醒来再作打算吧。”欧阳宇虚弱地说了一句，孙利在处理完自己腹上的剑痕后，迅速为其包扎伤口。

“也好，”见欧阳宇愈发苍白的俊颜，邵殷埠微微颌首，“将王福和他剩下的一干手下关入地下室，好生看管。”

“是，”近卫长立刻领命而去。

“冤枉啊，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咱家的随从。他们定是在中途杀掉随从，换了随从的衣衫混了进来。随从人数太多了，咱家也就没有发现到异常，那个……”大内总管王福坐在地下室的一角，对着不远处之人急急解释道。

“哦？王总管是说那些人混入许久，却没有察觉吗？”邵殷埠唇边的笑意越发浓厚起来，轻声问道。

“是，是，王爷明察啊，咱家从头到尾一无所知的。”擦了擦额上的冷汗，王福满脸委屈和愤怒，“那些人吃了豹子胆还是怎么的，竟敢闯入王爷的府邸行凶，真是该死！”

“他们是该死，所以都死了，一个不剩……”

王福打了个寒颤，又抬手擦了擦额角。

“王爷，咱家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前来的，事情变成这样，要咱家跟皇上怎么交代啊！”

把玩着手中的扳指，邵殷埠淡淡道：“王总管的意思，是本王没资格将总管请到这里了？”

“这个，不，不是……”王福豆大的双眼微眯说道，“只是袁将军就要当皇上的妹夫，幽国的驸马了，咱家就算向天借胆，也不敢对袁将军不利啊！”

“这样说来，倒是本王冤枉王总管了？”邵殷埠笑得灿烂，让王福神情一僵。

“无论如何，事情未明之前，只好委屈王总管在此了。”邵殷埠说罢，甩袖离去，只留下王福对着他的背影直瞪眼……

“若盈，你醒了？”急匆匆地赶到，邵殷埠欢喜地见到她睁开了双眼，倚在床沿望着他。

“……邵大哥，把王福放了吧。”她抿了一口茶水，低声说道。





若盈醒来，完全想不起两日前的刺杀之事。听了欧阳宇和孙利的简述，才对事情有所了解。尤其见到孙利腹部的剑伤，让她深感内疚。

闻言，邵殷埠眉头一皱。

“他们派人刺杀你，你还要放走这些人！不行，我不答应！”

若盈抬起眸，淡淡扫了他一眼。

“邵大哥，暂时幽王还不会动我，你又何必为难王福。”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整一个老狐狸。若盈你不知道，这老家伙整日在皇上面前阿谀奉承，教唆了多少冤案出来！”

“但是如今无凭无据把人抓了，邵大哥这是给皇上惩罚若盈的借口么？”

邵殷埠一怔，抿唇沉默下来。

若盈抬眸，声音依旧淡淡的。

“再说，皇上想方设法将豫王爷插进幽军当中，王爷此举可是会让皇上为难的。”

邵殷埠猛地抬起头，眸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彩。

“若盈，你……你都知道了？”

“王爷认为我该知道什么？”她侧过头看向他，因为整整一月只用粥水，脸色有些发白，双眸却炯炯有神，“我只是提醒邵大哥，亦不想大哥为此踟蹰不前。”

“若盈……”

“邵大哥，”若盈轻声打断他，“你该回去军营了，军中两名主帅都不在，会引起士兵不安的。”

邵殷埠闻言垂下头，片刻开口道：“……本王明白了，这两日便会动身。”

王福不安地挪了挪肥胖的身子，偷偷瞥向榻上闭目养神之人，神色有些焦急。

今日大早，便有人来将他请出地下室。一番洗漱后，还给他准备了一桌好菜。然后，就被带到这人面前。

进到房间将近一刻钟，那人似是睡着了，阖着眼，一言不发。静谧的房内，只听见两人浅淡的呼吸声，还有王福自己的心跳，安坐良久，他渐渐忐忑不安起来。

疑惑地抬起头，豆大的双眼内精光掠过。几月前曾在王蒙跟前认得那袁斐然，不知此时眼前的还是那人么？

可听闻那“袁斐然”仍旧被王蒙派人禁足在军营的后方，这人应是那日所见之人，给王福的感觉却截然不同了。然，究竟哪里变了，王福却无从说出。

正端详着，冷不丁地对上一双淡然的明眸，王福一怔，连忙扯起一抹讨好的笑容说道：“袁将军的伤势可大好了？皇上对袁将军的伤甚是挂念，让咱家好好问候将军呢。”

“那王总管得替斐然转告皇上，皇恩浩荡，托皇上的福，斐然已经无碍了。”



若盈眯起眼，淡淡说道。

“是，咱家一定把将军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告皇上。”王福笑道，继而迟疑地问，“不知袁将军请咱家过来，所为何事？”

“两日前山庄遭刺客的事，虽未查明，但定与王总管无关。这段时间委屈总管在地下室，斐然真是过意不去，也请王总管多多担待。”明眸微闪，唇边漾起一抹浅笑。

王福笑得如释重负，正欲开口感谢袁斐然的大恩大得，却闻若盈话锋一转。

“……可是，总管的随从可得继续呆在地下室了。事情一日未查明，他们一日不能擅自离开。滋事体大，斐然相信王总管不会有异议，是吗？”

他一愣，唇角的笑容不由僵了一瞬，又恢复过来，连连点头。

“当然……不会反对了，此事关乎袁将军的安危，一切由将军做主便好。”

若盈微微颌首：“王总管果然明事理，不愧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

“袁将军缪赞了……”王福一脸惶恐地应道。

见四下无人，王福忽而从袖中掏出一物，低声说道：“还有一事……这是皇上要咱家亲手交给袁将军的密旨。”

“密旨？”若盈睨了他一眼，粉唇一扬，“呈上来吧……本帅有伤在身，就不跪下接旨了，王总管不会介意吧？”

“岂敢岂敢。”王福晃着肥大的身躯，利索地上前，把手中的卷轴恭敬地递给她。

若盈抬手展开，明眸一扫，把金黄的圣旨轻轻放在手边，沉吟不语。

见状，王福不由小心翼翼地问。

“袁将军，皇上交代的事……”

“本帅认为不妥，”若盈秀眉一皱，转过头来，望向王福，“王总管，这是何人为皇上建议的？”

王福想了想说道：“是国丈大人提议的，早朝上大多臣子都同意了。”

“是吗？”冷冷的视线飘向他，王福一僵，迟疑地说道，“这个，是舒妃首先提出的，而后由国丈递的折子……”

“后宫不得参与朝廷之事，本帅记得，这是幽国的祖训，不是么？”

他擦了擦额上的一层薄汗说道：“袁将军，这事是皇上定夺的，咱家也不好说什么……再说，如今舒妃得到荣宠，皇上认为没有不妥，也就……”

“本帅明白了，”半阖着眼帘，若盈语气平淡，“但是，皇上似乎忽略了一事，斐然不得不提醒。”

“是何事？咱家定转告皇上知道。”王福恭谨地躬了躬身说道。

“皇上想让斐然趁机占领永国，是看中了永国的商家，王总管，斐然猜得可对？”若盈泛起一丝冷笑，说道，“尤其是永国大多都是商人白甫的产业，其利相





当可观。”

王福只顾掏出手帕擦拭着额门的冷汗，唯唯诺诺，不敢妄下断言。

“可是，总管可知，这第一富商白甫有另外一层身份？”

听罢，王福手上动作一顿，蹙眉看向若盈。

“……白甫不但是个商人，也是临王皇甫凌！”若盈一字一句地说道。

王福愕然，帕子掉在地上也没注意，急急反问。

“白甫……临王……袁将军肯定他们是同一人？”

冷眼扫向他，粉唇一张。

“本帅可以发誓，如何？”

站起身，王福来回踱步，神情焦急不安，喃喃自语。

“白甫……临王竟然是同一人，这、这……”

忽然顿住脚步，眉宇间有些欣喜说道：“袁将军，临王他、他不是在前几日前驾崩了。既然他就是那富商白甫，我们趁乱接收他的产业，不是会更加顺利么？”

明眸一凛，冰冷的目光让王福不禁一颤。

“谁说他死了！”

若盈轻抚着手边的银剑，淡淡道：“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画影’并未易主。他没有死，还好好地活着……”

豆大的双眼掠过一丝困惑，王福诧异地问道：“袁将军何以如此确定临王未亡？”

双眸渐转幽邃，若盈淡然道：“王总管这是不信斐然的话么？”

“不敢，不敢……”王福只觉房内一阵冷意，忙不迭地应道。

那瘦弱的身子瞬间迸发的肃杀之气，令王福心底一寒。面具已脱下，秀丽的面容，眉梢还带着一丝娇柔。这样的人，方才的气势却让身处宫中数十年，经历了一番风雨的王福亦不由双腿一软。

他心下叹息，嘴上话题一转。

“袁将军的伤势有了起色，皇上已经下旨，让公主和将军在八月初一完婚。”

“……今日已是七月初九了，不会过于仓促了么？”若盈支起身，有些疲惫地揉了揉额角。

“一切已经准备妥当了，再有，袁将军的军务繁忙，若是回登封完婚，一去一回得花费太多的时间。因此皇上为体恤袁将军特别下旨，让公主到边境的军营中和将军完婚。”

“哦？那真是辛苦公主了，竟然要不远千里到军营来。公主金枝玉叶，长途跋涉怕是吃不消。待边境战事稳定，斐然再回登封完婚不是更好么？”

听见若盈的话，王福不慌不忙地说道：“公主与将军的婚事已下旨多月，若再不完婚，流言蜚语会有损公主和将军的身份的。而且这战事要结束恐怕要数年……”

